



乌克兰战争秘史



这场举世瞩目的俄乌战争，在历经三年后，由纽约时报记者亚当·恩图斯利用了1年多时间，先后采访了超过300名来自乌克兰、美国、英国、德国、波兰、比利时、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土耳其的政府、军方和情报官员，重新为读者展现了乌克兰战争中鲜为人所知的一面，尤其是美乌合作抵抗俄罗斯入侵的相关秘事。

一个春日早晨，普京的入侵军队全面攻入乌克兰已过两个月，一队没有标记的汽车驶至基辅某街角，接走了两名身穿便衣的中年男子。

车队离开城市，由没穿军装但是携带重武装的英国特种兵驾驶。他们向西行驶约640公里，抵达波兰边境。由于持有外交护照，过境过程十分顺利。再往前走，他们抵达热舒夫-亚西翁卡机场，一架正在待命的C-130运输机已在等待。

乘客是乌克兰的高级将领。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德国威斯巴登的美军欧洲与非洲司令部所在地——克雷兵营。此行的任务，是帮助建立后来成为乌克兰战争中最机密行动之一的合作机制。

其中一人为中将米哈伊洛·扎布罗茨基（扎卢日内的副手），他回忆道，他被带上一段楼梯，来到俯瞰兵营托尼·巴斯礼堂主大厅的走廊。战前，这里是一个体育馆，用于全员大会、军乐队表演和童子军松木车比赛。

现在，扎布罗茨基将军向下望去，看到来自多个联盟国家的军官正坐在一个个临时隔间中，协调首次向乌克兰运送M777榴弹炮和155毫米炮弹的行动。

随后，他被引入第18空降军司令克里斯托弗·T·多纳休中将的办公室，对方提出了建立合作关系的想法。

这个合作关系的运作模式与发展历程，仅为极少数美国及其盟国官员所知。涵盖情报、战略、计划与技术的合作机制，成为拜登政府所称的“秘密武器”——目的是既援助乌克兰，也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秩序。

如今，这一秩序与乌克兰保卫领土的努力，正处于危急边缘。特朗普正寻求与普京和解终结这场战争。对乌克兰人来说，可以乐观的并不多。在苏联解体后关于安全与影响力的“大国竞争”中，乌克兰作为新独立国家，成为夹在中间的棋子。越来越向西倾斜的姿态，引发莫斯科的惊恐和愤慨。

现在，随着谈判开始，特朗普公然指责乌克兰挑起战争，向乌方施压要求放弃大量矿产资源，并要求他们在没有明确美国安全保证的前提下同意停火，一

种毫无和平保障的“和平”。

特朗普已经开始削弱2022年春天在威斯巴登确立的合作机制。然而，回溯这段历史，有助于理解乌克兰是如何在这三年漫长的战争中，在面对规模更大、力量更强的敌人时坚持下来的，也让人理解，这场战争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危险的节点。

美国五角大楼出人意料地公开列出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清单，总额达665亿美元。清单中包括超过5亿发小口径弹药与手榴弹、1万件标枪反装甲武器、3000套毒刺防空系统、272门榴弹炮、76辆坦克、40套高机动炮兵火箭系统、20架Mi-17直升机，以及3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但《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介入这场战争的深度和广度，远超此前外界所理解的程度。在关键时刻，这种合作关系成为乌克兰军事行动的核心支柱。根据美方统计，这些行动导致超过70万名俄军士兵死亡或受伤（乌克兰方面则称俄军伤亡为43.5万）。

在威斯巴登的任务指挥中心，美乌军官共同制定基辅的反攻计划。庞大的美方情报搜集行动，不仅引导整体战场战略，还将精准的打击信息直接传送给前线乌克兰士兵。

一位欧洲情报机构负责人回忆说，他震惊地发现，他的北约同僚已深度嵌入乌克兰作战中。他说：“他们现在已经是打击链的一部分了。”

这一合作的理念是：通过紧密配合，有可能帮助乌克兰实现最难以想象的目标——对入侵的俄军造成毁灭性打击。战争初期，一次次成功打击验证了这个理念——固然依靠乌克兰的英勇与灵活，但也因俄军的无能。这一“以弱胜强”的愿景逐渐显得触手可及。

最早的成功之一，是对俄军最令人畏惧的作战集团之一——第58集团军的打击。2022年中期，乌克兰凭借美国提供的情报与打击坐标，在赫尔松地区向第58集团军总部发动火箭弹袭击，击毙多名将领与参谋军官。此后，这个集团军多次换地点设指挥部，每次都被美国锁定，乌克兰随即加以摧毁。

在更南方，美乌的目标是克

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港，俄军黑海舰队在那里为军舰与潜艇装载用于打击乌克兰的导弹。在2022年乌克兰大反攻的高峰期，清晨，一群海上无人机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发动了袭击，数艘军舰受损，迫使俄军开始将舰艇撤离。

然而，最终这种合作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战争的走向也随之发生转变，原因在于双方之间的矛盾、怨怒，以及各自背后的不同目标与优先事项。

乌克兰人有时认为美国人咄咄逼人、喜欢控制——正是那种典型的自以为是的美国人形象。美国人则常常不理解乌克兰人为何不接受那些“明智”的建议。

美国专注于谨慎可实现的目标，而他们眼中的乌克兰人则总是在追逐彻底胜利的梦想、耀眼的成果。乌克兰人则觉得，美国一直在掣肘他们。他们希望彻底赢下这场战争。尽管美国人也抱有相同希望，但他们更关心乌克兰至少不要输。

随着乌克兰人在合作中获得更大自主权，他们开始对美方隐藏部分计划。他们长期对美国无法或不愿提供所需全部武器和装备感到愤怒。美国人反过来也被乌克兰人的“非理性”要求激怒，还不满他们不愿冒政治风险来加强自己本就兵力严重不足的部队。

在战术层面，这种合作关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在战争最关键的节点——2023年中，乌克兰试图以反攻之时——源于威斯巴登的战略却败给了乌克兰内部政治的纷争。

总统泽连斯基与可能成为政治对手的总司令之间存在矛盾，而这位总司令又与他刚愎自用的下属将领不和。当泽连斯基站在下属一方后，乌克兰将大量人力和资源投入一场最终毫无结果的战役，目标是夺回已被摧毁的巴赫穆特市。几个月后，反攻失败。这个合作关系始终在深层的地缘政治恐惧阴影下运作——普京可能将其视为突破军事介入的“红线”，并屡次挥舞核威胁。这个合作的故事揭示出，美方及其盟友有多次接近这个“红线”，而一系列日益严峻的事态又如何迫使他们——有些人认为太慢了一——不断将这条线推进到更危险的领

域，并谨慎制定各种规程，以确保不越线。

拜登政府一再批准此前禁止的秘密行动。美军顾问被派往基辅，后来甚至被允许更接近战区。驻威斯巴登的美军和中央情报局官员协助策划并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发起打击。最终，美国军方及中央情报局获得授权，协助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在某种意义上，乌克兰战争是美俄长期代理人战争中的又一次重赛——1960年代的越南，1980年代的阿富汗，三十年后的叙利亚。

这也是一场战争方式的重大实验，不仅帮助乌克兰人，也为美国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积累经验。

在阿富汗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战争中，在伊拉克与叙利亚对抗“伊斯兰国”的战争中，美国军队直接参战，同时支持当地盟友的作战行动。而在乌克兰，美国军方不被允许直接派兵上战场，必须远程提供援助。

那些在打击恐怖组织时磨练出的精确打击能力，能否在与全球最强大军队之一的战争中奏效？乌克兰炮兵能否毫不犹豫地向日距离1300公里之外美军指挥官发来的坐标开火？乌克兰指挥官能否仅凭无线电中美方的声音：“那里没有人——开打”，就命令步兵突入敌后村庄？

这些问题的答案——实则整个合作关系的成败——这取决于美乌军官之间是否建立足够信任。

“我永远不会骗你。如果你骗我，我们之间就结束了。”扎布罗茨基将军回忆道，这是多纳休将军在第一次见面时对他说的话。“我也是一样的想法。”扎布罗茨基回答。

2022年4月中旬，约在威斯巴登会议召开前两周，美乌海军军官在一次例行情报通话中，雷达屏幕上突然出现异常。一名前美国高级军官回忆，“美国人说‘哦，那是莫斯科号’！乌克兰人说‘我的天哪。多谢。再见。’”

莫斯科号是俄军黑海舰队旗舰。乌克兰人成功将其击沉。这是一次标志性的胜利，展现了乌克兰的作战能力和俄军的无能。但这个事件也反映出战争初期美乌关系的脱节状态。

美国人感到愤怒，因为乌克兰人事先没有任何通知；他们也很惊讶，乌克兰竟然拥有能打击这艘舰的导弹；还感到恐慌，因为拜登政府本无意让乌克兰攻击俄罗斯这一象征性极强的目标。

乌克兰人则根深蒂固抱有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战争其实早在2014年就已开始，当时普京吞并克里米亚并在乌东煽动分裂叛乱。时任总统奥巴马虽然谴责俄方行动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但他担心美国介入会引发全面战争，因此只批准非常有限的情报共享，并拒绝提供防御性武器。